

尚書集注述疏

尚書集注述疏卷末上

附錄

順德簡朝亮述

書序辯

書序非孔子作也。朱子謂其爲周秦閒人作也。蔡氏謂其淺陋。其閒有與經相戾者。繇今攷之。豈不然邪。史記孔子世家云。孔子序書。編次其事。史記三代世表云。孔子因史文次春秋。紀元年。正時日月。蓋其詳哉。至於序尚書。則略無年月。或頗有。然多闕。不可錄。故疑則傳疑。蓋其慣也。此以書序爲孔子作者。非也。漢書藝文志云。書之所起。遠矣。至孔子憲焉。上斷於堯。下訖於秦。凡百篇。而爲之序。言其作意。秦燔書禁學。伏生獨壁藏之。蓋漢志與史記同。從漢

志者。謂經與序皆伏生藏之。然伏生大傳言祥桑穀於高宗之訓。與序言大戊者不同。大傳言奄君薄姑。與序言遷奄君於蒲姑者不同。伏生今文康王之誥。合於顧命而同篇。亦與序不同也。論衡云。或說尙書二十九篇者。彙北斗七宿也。四七二十八篇。其一。北斗矣。故二十九篇。繇是推之。使伏生今文有序。則人皆知尙書百篇。烏有言此象乎。以此知伏生今文無序也。伏生藏經。非藏序也。書疏言馬鄭皆云。書序孔子作。劉歆移博士書。亦言孔子序書。蓋皆與史記同。然史記亦有不從書序者。若伊訓盤庚。高宗彤日。秦誓諸篇。是也。史記云。言六藝者。折中於夫子。如孔子序書。而猶有不可從者乎。西伯戡黎序。稱殷受不稱紂者。

鄭謂史掌書。知其本也。蓋鄭以爲書序之文。史自作之。而孔子修之。今謂孔子作序者。猶修春秋而謂之作也。然史之爲書。皆自序其事於其篇。則書所繇作既明。又可因而爲次矣。豈如詩非序不明。易非序難次者乎。書而又序。若綴旒然。古史不當若斯也。史記漢書倣之而作序焉。皆未察爾。且二史者。司馬氏班氏。皆自作之。爲一家言。其序皆相應也。而書序或不應其書。則其序非史之自作矣。今序者。凡六十七序。而書百篇。蓋篇異而序有同。然左傳襄四年有夏訓。定四年有伯禽。有唐誥。墨子有禹誓。有湯說。大傳有揜誥。史記有大戊。今書序皆無之。蓋書不惟百篇已也。孫氏寶何。既疑之矣。夏以羿浞之禍。國統中絕者。且四

十年少康以其子杼自一成一旅而中興。祀夏配天。不失舊物。爲古來中興之極盛。其臣若靡若存。若虞思若女。艾者。皆人傑也。襄四年。哀元年。左傳及國語言之皆詳。而序不及少康中興君臣之一人。何哉。齊氏召南所以據此而疑百篇之序也。揚雄謂書序不如易。而何其未察於此乎。古之爲序者。皆於後編之。若易序卦。詩序。皆然也。釋文云。馬鄭之徒。百篇之序。總爲一卷。書疏云。作序者不敢廁於正經。故謙而聚於下。今僞傳以其序分冠諸篇。若毛公之分詩序者。非其舊也。今仍其舊。附錄而辯焉。亦蔡氏之例也。夫書序者。蓋周秦間經師之一說云爾。然書或亡而序有存。亦辯焉而察其是非。以不違經可也。其辯而及僞

古文者使不得託於序而爲僞也。纂音撰穀音谷大戊之大音太混士角反杼除

上聲女音汝廁音次冠去聲

昔在帝堯。聰明文思。光宅天下。將遜于位。讓于虞舜。作堯典。

林氏云。書序自爲一篇。昔在者篇首起語之辭。書疏引鄭云。書以堯爲始。獨云昔在。使若無先之典然也。又鄭云。堯尊如故。舜攝其事。此鄭釋序言遜讓者也。然經言欽明文思。而序言聰明文思。經言光被四表。而序言光宅天下。序亦何裨於經乎。易夬象傳云。聞言不信。聰不明也。今經曰明。則聰在其中矣。釋詁云。欽敬也。堯典首言欽。蓋敬者書之第一義也。論語言堯舜者。所以推本於脩己以敬也。序言聰而不言欽。可乎。孟子云。堯典曰。放勳乃殂落。蓋自此

而後則言舜在位克終者焉。所以著堯讓天下之得人也。豈惟言其將遜于位已乎。是序無以悉一篇之義也。自曰若稽古。至陟方乃死。皆堯典也。僞古文者以堯典止於帝曰欽哉。非也。

虞舜側微。堯聞之聰明。將使嗣位。歷試諸難。作舜典。

序言側微。卽經言側陋也。堯聞之者。豈惟聰明乎。何不以孝德言乎。中庸言至聖者。固不惟聰明也。舜典今亡。僞古文者以堯典慎徽五典已下爲舜典焉。非也。或曰。舜典不亡。今堯典自帝曰欽哉已上。此序所謂將遜于位。讓于虞舜者也。蓋堯典也。自慎徽五典已下。此序所謂將使嗣位。歷試諸難者也。蓋舜典也。大學云。帝典曰。克明俊德。是古

不稱堯典舜典而統稱帝典也。蓋二典篇同而序異。猶顧命分爲康王之誥也。僞古文亦因序而分篇爾。其舜典首曰若稽古帝舜已下凡二十八字。則僞也。今攷孟子云堯典曰放勳乃殂落。則孟子不稱帝典而稱堯典矣。且稱堯典於慎徽五典已下矣。然則舜典非合於堯典矣。逸古文之自有舜典也。信哉。書大名疏引鄭舜典序注云。入麓伐木。則鄭所見逸古文舜典。非有言伐木者乎。列女傳云。舜選於林木。入於大麓。蓋有絲也。尙書古文十六篇。不立學官。漢時皆謂之逸。故稱逸古文焉。襄十四年左傳云。詩曰。行歸于周。萬民所望。服虔注云。逸詩。蓋以毛詩不立。故也。則逸書可推也。然毛詩雖逸。今幸存焉。晉永嘉之亂。而逸

書皆亡矣。是今無絲而見逸古文也。今所見者。則東晉偽古文爾。序與敘通。孟子趙注云。孟子時。尚書凡百二十篇。逸書有舜典之敘。亡失其文。孟子諸所言舜事。皆堯典及逸書所載。蓋堯典所載者。若孟子言堯老舜攝也。逸書所載者。自承其上文而言。則逸書舜典所載也。然逸書舜典。鄭猶見之。而趙說謂其亡失者。非也。此未攷乎逸古文爾。孟子趙注所引者。皆今文也。其所謂尚書凡百二十篇者。据書緯言之爾。孟子諸所言舜事。有不稱書曰者。有稱書曰不稱篇名者。如趙說。既不見逸書。何以知其所載乎。

帝釐下土。方設居方。別生分類。作汨作九共九篇。稟飫。

汨工忽反音骨

共音恭。稟與稿同。飫於庶反。

釋文引馬云。釐理也。釋文云。下土絕句。一讀至方字絕句。今攷詩長發云。洪水芒芒。禹敷下土方。此一讀所繇也。易繫辭傳云。方以類聚。物以羣分。易未濟象傳云。君子以慎辨物居方。今言方設居方者。善於其方而設所居之方也。別生分類。所以居方也。釋詁云。泐。治也。郭注云。書序作汨。周語云。汨越九原。宅居九隩。蓋序與之同。楚辭云。不任汨鴻。王逸注云。汨。治也。說文云。汨。治水也。或曰。汨作者蓋治水而有所爲歟。釋文引馬云。共。澶也。今攷詩長發云。受小共大共。爲下國駿厖。毛傳云。共。澶也。或曰。九共者。蓋水土既平。下國小大之澶。有九共歟。故大傳云。九共以諸侯來朝。各述其土地所生美惡。人民好惡。爲之貢賦政教。書曰。

予辯下土。使民平平。使民無敖。此所謂共漚也。今詳逸文。劉氏敞云。九共。九邱也。蓋以邱無旁阜。古文與共近焉。今以大傳言之。奚其破字爲也。或曰。稟者以其枯槁而槁之也。周官稟人云。掌共外內朝宀食者之食。若饗耆老。孤子。士庶子。共其食。周官注云。稟讀爲槁師之槁。其義也。蓋治水功成。當犒食而稟飫歟。此殆皆治水後之書。故十一篇而序同。書堯典疏引鄭云。汨作逸。九共九篇逸。稟飫亡。莫

江反。平。平。婢。絲。反。宀。而。隴。反。

皋陶矢厥謨。禹成厥功。帝舜申之。作大禹。皋陶謨。棄稷。

釋詁云。矢。陳也。申。重也。書疏引鄭云。大禹謨。逸。今僞古文。大禹謨。非鄭所謂逸書也。僞者又鼠棄爲益。而以皋陶謨。

帝曰來禹已下爲益稷焉。則以其言暨益暨稷者而竄之爾。書疏於益稷云。馬鄭王所据書序。此篇名棄稷。又合此篇於皋陶謨。謂其別有棄稷之篇。繇疏言之。何其不於此而加察乎。序言帝舜申之者。此殆舜令棄稷申大禹。皋陶謨也。故三篇而序同。蓋逸古文棄稷篇。揚雄得見之矣。揚雄灑言云。或問忠言嘉謨。曰。言合稷契之謂忠。謨合皋陶之謂嘉。若益稷篇。則稷無一言。揚雄何以稱稷之言乎。此閻氏所以辯之也。孔氏於詩齊譜疏。引弼成五服者。稱曰皋陶謨。而於書疏則從益稷之稱。而斥馬鄭王爲妄說。其不矛盾之甚乎。此王氏鳴盛所以辯之也。或疑棄者周之祖。周人錄書。奚不諱歟。此曲禮所謂詩書不諱。臨文不諱。

者也。自堯典而至棄稷。皆虞書之序也。書疏引鄭書贊云。虞夏書二十篇。商書四十篇。周書四十篇。三科之條。五家之教。蓋鄭從大傳兼稱虞夏而言之也。虞以受之唐者傳之夏。逮乎商周。所謂五家也。而統之曰虞夏書。別之曰商書。曰周書。是五家而三科也。故論衡言唐虞夏殷周之號。而曰其喪五家大矣。今不稱虞夏書者。以古無兼稱也。詳虞書大名疏。

禹別九州。隨山濬川。任土作貢。任而鳩反

書疏引鄭云。任土。謂定其肥磽之所生。是也。周官云。載師掌任土之灋。以物地事。授地職。而待其政令。繇是推之。任土者。悉禹貢一篇之義矣。序曰。任土。蓋二字句也。以序上

下文求之。於文未適也。段氏疑其下有作禹貢之文。將曰。任土作貢。作禹貢。亦於文未適也。釋文云。貢或作贖。虢口交反啓與有扈戰于甘之野。作甘誓。

經曰。大戰于甘。猶易所謂龍戰于野也。蔡氏云。大戰者甚有扈之辭也。序書者宜若春秋筆然。春秋桓王失政。與鄭戰于繡葛。猶書王伐鄭。不曰與戰者。以存天下之防也。以啓之賢。征有扈之無道。征伐自天子出也。序曰與戰。若敵國者。何哉。孰謂書序爲孔子作乎。繡音須

大康失邦。昆弟五人。須于洛汭。作五子之歌。大音太

史記云。夏后帝啓崩。子帝大康立。帝大康失國。昆弟五人。須于洛汭。作五子之歌。蓋從序也。釋文引馬云。須。止也。此

釋詁義也。書堯典疏引鄭云。避亂于洛汭。蓋鄭言五子所
須之故也。又鄭云。五子之歌。逸。今僞古文五子之歌。非鄭
所謂逸書也。楚語云。堯有丹朱。舜有商均。啓有五觀。韋注
云。五觀。啓子。大康。昆弟也。觀。洛汭之地。書序曰。大康失國。
昆弟五人。須于洛汭。傳曰。夏有觀扈。蓋韋据昭元年左傳
也。王符潛夫論云。夏后啓子。大康。仲康更立。兄弟五人。皆
有昏德。不堪帝事。降須洛汭。是謂五觀。蓋亦据楚語焉。而
皆据逸書五子之歌者也。五觀者。墨子所稱武觀也。漢志。
東郡。畔觀縣。此以五子之亂而名也。今山東曹州府觀城
縣也。楚辭云。啓九辯與九歌兮。夏康娛以自縱。不顧難以
圖後兮。五子用失乎家巷。王逸注云。夏康啓子。大康也。引

此序而說之。則云。此逸篇也。是也。詩既醉云。其類維何。室家之壺。君子萬年。永錫祚允。釋宮云。宮中術謂之壺。術與巷通。蓋家巷則宜永守矣。須于洛汭者。失乎家巷也。王逸注云。卒以失國。兄弟五人。家居閭巷。非也。周書嘗麥篇云。其在啓之五子。忘伯禹之命。假國無正。用胥興作亂。遂凶厥國。皇天哀禹。賜以彭壽。思正夏略。今攷釋詁云。胥相也。周書以五子非一人。故曰胥興焉。竹書紀年云。帝啓十一年。放王季子武觀于西河。十五年。武觀以西河叛。彭伯壽帥師征西河。武觀來歸。此紀年亦襲而爲之爾。段氏据之。以爲五子非五人也。武卽五也。季子則一人也。蓋以武者五之聲近也。孫氏云。其曰季子。則五觀者其第五子也。然

序不曰兄弟五人乎。周書言五子胥與作亂矣。豈一人乎。左傳斟灌。史記夏本紀作斟氏戈氏。鄭禹貢注。和讀曰桓。段氏以此例之。謂歌卽觀也。蓋地名之歌者往觀也。尙書不當以詩歌名篇。是不然矣。皋陶謨有詩歌。鴻範敷言亦詩歌也。古者詩歌未及商。頌周詩之多。故史書其詩歌之事。而詩亦列於書矣。猶後世言詩言賦。而古則賦在詩中也。五子之歌。蓋作歌刺五子者。僞古文以爲五子自作歌。非也。墨子引武觀之文。皆有韻焉。是所謂五子之歌也。今

詳逸文。

更平聲難去聲
蓋音闕斟音鍼

義和涵淫。廢時亂日。允往征之。作允征。

涵音
緝

堯典云。乃命羲和。欽若昊天。麻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時。蓋

羲和者司時日之官也。至夏猶世其職焉。羲和王朝之官。序言往征之者。蓋羲和以涸淫之故。將在其國歟。將在其采邑歟。史記夏本紀錄此序者。謂爲帝中康時。蓋史遷從孔安國問。而見古文者也。史記集解引鄭云。允。臣名。書疏引鄭云。允。征。逸。今僞古文允。征。非鄭所謂逸書也。僞古文云。允。侯。僞傳云。允。國之君。皆妄也。夫以允爲國名。而序錄焉。則當言允。侯。往。征。之。矣。不當言允。往。征。之。也。序言若斯。則以允爲臣名。故也。自禹貢而至允。征。皆夏書之序也。音中

仲

自契至于成湯。八遷。湯始居亳。從先王居。作帝告釐沃。

周語云。元王勤商。十有四世而興。蓋元王者契也。十有四

世者湯也。史記殷本紀云。契封於商。今陝西商州也。列女傳云。契母簡狄者。有娥氏之長女也。有元鳥銜卵過而墜之。簡狄與其妹娣競往取之。簡狄得而含之。誤而吞之。遂生契焉。契長。堯使爲司徒。封之於亳。蓋商有亳稱也。此始遷也。夫契生長於有娥氏之國。則有娥其始居矣。山海經云。大荒之隅。有山而不合。名曰不周。淮南子云。有娥在不周之北。此不足據也。史記云。桀敗於有娥之虛。蓋其近安邑者歟。契封於商。自有娥遷而就之。蓋與詩言后稷之封。所謂卽有邠家室者不同。今以殷之子孫而言商亳也。自先王之國言之。則曰始封。自先王之居言之。則曰始遷。宜也。商亳爲始封。雖屢遷。而仍故稱焉。示不忘本也。列女傳

所以謂其後世世居亳也。水經渭水注云。巒都城北。故蕃邑。殷契之所居。世本曰。契居蕃。今陝西同州府華州也。此再遷也。荀子云。契元王生昭明。居于砥石。遷于商。今砥石不詳其地矣。蓋自蕃而遷之。既而又遷于商。此三遷四遷也。書疏稱世本云。昭明居砥石。猶略焉。殷本紀云。昭明卒。子相土立。襄九年左傳云。陶唐氏之火正閼伯居商邱。相土因之。今河南歸德府商邱縣也。此五遷也。迨其後。當有自商邱而又遷于商者。商有亳稱。湯因之。則居亳矣。此六遷也。其六遷何以知非湯乎。蓋盤庚言五遷者。而湯有其二焉。湯之遷。豈不爲次七次八乎。故曰。湯始居亳。從先王居。亳者。商也。先王者。契元王也。商亳。元王之所封也。湯居

商亳則因前人之遷爾。居亳自先王始也。非自湯始也。言湯始居者。自湯言之。且對其後湯之終遷者言之。湯自商亳而遷于商邱。亦稱亳焉。孟子所以言湯居亳與葛爲鄰也。此七遷也。盤庚序言亳殷者。盤庚所謂先王適于山也。湯自商邱而遷之也。亦稱亳焉。今河南河南府偃師縣也。此八遷也。而溯湯之始。始乎居亳。則從先王封商之居矣。蓋故亳也。稱契爲先王者。猶周語稱昔我先王世后稷也。史記云。湯起于亳。在西方。其商亳之謂乎。詩元鳥疏引中候。格子命云。天乙在亳。東觀于洛。天乙者湯也。此緯文亦襲而爲之爾。書疏引鄭云。亳。今河南偃師縣。有湯亭。此鄭以湯始居亳者爲居偃師也。失之矣。詳盤庚及立政疏。或

曰。帝告者。殆猶詩之帝謂也。釐理也。其猶汨作序。所謂釐下土者歟。沃如魯語沃土之沃。蓋理之使爲沃也。襄二十五年左傳云。井衍沃。其斯以釐之者歟。詩元鳥云。宅殷土芒芒。古帝命武湯。正域彼四方。將在斯歟。故帝告釐沃二篇而序同。在湯征諸篇之前。殆其義也。僞傳云。契父帝嚳。都亳。湯自商邱遷焉。故曰。從先王居。非也。大戴禮帝繫篇云。帝嚳次妣。有娥氏之女也。曰簡狄。產契。此傳之所据也。今攷詩長發云。有娥方將。帝立子生商。詩元鳥云。天命元鳥。降而生商。絲詩言之。安所謂契父帝嚳者乎。列女傳引詩言之。而不言帝嚳也。信矣。詳君奭配天疏。及僞大誓篇。史記云。顓頊崩。高辛立。是爲帝嚳。漢志。東郡濮陽縣。故帝

邱顯頊虛。今在河南衛輝府濬縣西北。漢志河南郡偃師縣戶鄉。殷商所都。蓋不言偃師爲帝嚳虛也。漢偃師縣今隸河南府者是也。虛與墟通。括地志云偃師本帝嚳墟。此與僞傳說同。史記集解引皇覽云帝嚳冢在東郡濮陽頓邱城南。或曰此偃師近其地也。然序言從先王居者言其地同。非近之而已。况冢所在。豈必居所在乎。舜葬蒼梧。非居所在矣。告史記作誥。蓋古通也。索隱云一作佻。孫氏云告與嚳通。漢書古今人表作佻。蓋以爲帝告卽先王也。非也。僞傳云告來居。書疏云或當告帝嚳也。然則帝告爲告帝乎。於文未適也。史記無釐沃。其以帝告釐沃爲一篇歟。大傳引帝告者。今詳逸文。書疏引鄭云帝告亡。釐沃亡。音砥。

底闕音過
城音戊

湯征諸侯。葛伯不祀。湯始征之。作湯征。

史記從此序焉。而錄湯征之辭。今詳逸文。孟子云。湯居亳。與葛爲鄰。葛伯放而不祀。湯使人問之。曰。何爲不祀。曰。無以供犧牲也。湯使遺之牛羊。葛伯食之。又不以祀。湯又使人問之。曰。何爲不祀。曰。無以供粢盛也。湯使亳衆往爲之耕。老弱饋食。葛伯率其民。要其有酒食黍稻者奪之。不授者殺之。有童子以黍肉餉。殺而奪之。書曰。葛伯仇餉。此之謂也。又云。湯始征。自葛載。十一征而無敵於天下。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爲後我。又云。書曰。徯我后。后來其無罰。繇是言之。亳與葛鄰。亳者商邱也。詳湯誓。

疏。鄭帝告序注。以亳爲偃師。江氏執之。而反疑孟子往耕之說。不亦惑乎。孟子趙注云。葛夏諸侯嬴姓之國也。又云。載始也。其於所引書。皆以爲逸篇。書疏引鄭云。湯征亡。唯

季反盛平聲往爲之爲去聲要平聲

伊尹去亳適夏。既醜有夏。復歸于亳。入自北門。乃遇汝鳩。汝方。作汝鳩。汝方。

湯未伐夏。亳者商邱也。醜者醜其無道也。孫子云。商之興也。伊摯在夏。蓋以爲用閒也。是不知大聖人之心矣。豈其然乎。孟子云。五就湯。五就桀者。伊尹也。趙注云。伊尹爲湯見貢於桀。不用而歸湯。繇趙言之。此明古義以言大聖人者也。禮射義云。古者天子之制。諸侯歲獻貢士於天子。故

伊尹適夏焉。大傳云。古者諸侯之於天子也。三年一貢土。一適謂之攸好德。再適謂之賢賢。三適謂之有功。其義也。亭古通薄。大傳云。夏人歌曰。盍歸乎薄。薄亦大矣。伊尹退而閒居。深聽樂聲。更曰。覺兮較兮。吾大命格兮。去不善而就善。何不樂兮。蓋所以適夏而復歸也。大傳注云。覺兮謂先知者。較兮謂直道者。格至也。吾謂桀也是也。遇者詩所謂邂逅相遇也。汝與女通。哀元年左傳云。使女艾謀澆。蓋汝者夏之官族也。方史記作房。書疏引鄭云。汝鳩。亡。汝方。亡。釋文云。帝告釐沃湯征汝鳩。汝方。此五亡篇。舊解是夏書。馬鄭之徒。以爲商書。用閒之閒。去聲。閒居之閒。音閒。樂皆音落。更平聲。較剛入聲。謀達協。

反澆
音鴉

湯既勝夏。欲遷其社。不可。作夏社。疑至臣扈。

禮郊特性云。喪國之社。屋之。不受天陽也。蓋夏社與亳社同。程子云。湯以爲國亡。則社當遷。然遷之。不若不遷之愈。故屋之也。春秋書亳社災。是魯有亳社也。陳氏櫟云。商不遷夏社。周亦不遷商社。故亳社存焉。忠厚之仁。監戒之義。蓋兩得之。始以爲可。卒不可。縱以人言而不可。主之者亦湯也。繇是言之。則或以欲遷不可。而疑湯之妄舉者。不若有釋之邪。然序言不可者。爲人不可歟。爲湯不可歟。於義未析也。謂序以明書。序義何未析若斯也。則序之爲文。豈其善邪。書疏。周官大宗伯疏。引鄭云。犧牲旣成。粢盛旣潔。祭祀以時。然而旱暵水溢。則變置社稷。當湯伐桀之時。大

早。既致其禮祀。明德以薦。而猶早至七年。故湯遷柱。而以周棄代之。欲遷句龍。以無可繼之者。於是故止。蓋鄭据孟子之義推之也。昭二十九年左傳云。共工氏有子。曰句龍。爲后土。后土爲社。稷。田正也。有烈山氏之子。曰柱。爲稷。自夏以上祀之。周棄亦爲稷。自商以來祀之。祭灋云。厲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農。能殖百穀。夏之衰也。周棄繼之。故祀以爲稷。共工氏之霸九州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州。故祀以爲社。此祭灋與魯語同。魯語。厲山氏。作烈山氏。農。作柱。以左傳參之。明其同也。皆鄭之所据也。然序言勝夏。豈言湯早乎。其言遷社者。豈改祀之謂乎。書疏引鄭云。夏社亡。是鄭亦未見其書而言之也。絲序言之。鄭說則非矣。書

疏云。孝經說。社為土神。稷為穀神。句龍柱。稷配食者也。夫句龍為后土而配食。自商祀之。亦商社焉。何以名夏社哉。夏社者。蓋亳社之例也。哀四年穀梁傳云。亳亡國也。亡國之社。以為屋屏。戒也。漢書郊祀志。應劭注。與鄭義同。偽傳言變置社稷而不可者。與鄭略同。然偽傳不自湯旱言之。而自革夏言之。亦非也。革夏者。無改其社神之義也。書疏引鄭云。疑至。亡。臣扈。亡。又引馬云。疑至。臣扈。二臣名。聖人不自專。復用二臣自明也。馬亦意言之爾。豈見其書乎。君奭云。在大戊時。則有若臣扈。蓋與此非一人也。詳君奭疏。史記。夏社在湯誓。典寶之後。此以事次之。蓋序之舊也。史記無疑至。臣扈。殆以其書亡而略之歟。

句音鉤屏
賓領反

伊尹相湯伐桀。升自陟。遂與桀戰于鳴條之野。作湯誓。相去聲。陟音而。

陟謂自所升者之名也。今所在未詳。釋文云。陟音而。偽傳

云。桀都安邑。湯升道從陟出其不意。陟在河曲之南。此傳

以兵瀆言之爾。湯仁義之師。安用出此乎。其言陟所在。亦

無徵文也。書疏引鄭云。鳴條。南夷地名。偽傳云。在安邑之

西。括地志與偽傳同。皇甫謐云。今安邑有鳴條陌。昆吾亭。

左氏以爲昆吾與桀同。以乙卯日亡。詩曰。韋顧既伐。昆吾

夏桀。於左氏。昆吾在衛。乃在濮陽。不得與桀異。處同日而

亡。明昆吾亦來安邑。欲以衛桀。故同日亡。而安邑有其亭

也。何得在南夷乎。繇今攷之。此不足以難鄭也。韋者鄭語

所謂彭姓。豕韋也。襄二十四年左傳云。在商爲豕韋氏。杜

注云。東郡白馬縣東南有韋城。是也。今在河南衛輝府滑縣。顧者。鄭語所謂己姓顧也。哀二十一年左傳云。公及齊侯邾子盟于顧。其地也。今在山東曹州府范縣。昆吾者。鄭語所謂己姓昆吾也。昭十二年左傳云。楚子曰。昔我皇祖伯父昆吾。舊許是宅。哀十七年左傳云。衛侯夢于北宮。見人登昆吾之觀。此以許後屬衛而稱舊許也。今在河南許州。繇是言之。湯自商邱出師。先伐韋顧。旋伐昆吾。蓋伐桀而先翦其三孽焉。史記云。湯自把鉞以伐昆吾。遂伐桀。其用兵之序乎。桀都安邑。今山西解州安邑縣也。昆吾與桀相去千里。其亡國必非同日矣。其同以乙卯亡者。謂死亡也。孟子云。湯放桀。彼桀亡國之日。豈遽死邪。昭十八年左

傳云。二月乙卯。周毛得般。毛伯過而代之。萇宏曰。是昆吾
稔之日也。禮檀弓云。子卯不樂。釋文引賈逵云。桀以乙卯
日死。紂以甲子日亡。故以爲戒。又釋文云。鄭同。蓋謂死亡
也。然則桀之南奔宜攷矣。魯語云。桀奔南巢。今安徽廬州
府巢縣也。呂氏春秋云。湯登自鳴條。乃入巢門。遂有夏。桀
奔走。淮南子云。湯困桀鳴條。擒之焦門。高誘注云。焦。或作
巢。史記云。桀敗於有城之虛。奔於鳴條。周書般祝篇云。桀
與其屬五百人。南徙千里。又云。徙于魯。遂云。去居南巢。蓋
自安邑而南奔也。孟子云。舜生於諸馮。遷於負夏。卒於鳴
條。東夷之人也。今鄭謂南夷者。殆名同而地異者歟。王氏
云。蓋謂東南也。地之四隅。古多通言之也。今攷大傳云。桀

徙于魯。桀曰。吾聞海外有人。與五百人俱去。列女傳云。桀師不戰。湯遂放桀。與末喜嬖妾同舟流於海。死於南巢之山。則南巢將在海外歟。淮南子云。桀與末喜同舟浮江。奔南巢之山而死。則將自東海而浮江歟。書疏云。孔以湯誓次夏社前。於百篇爲第二十六。鄭以爲在臣扈後。第二十九。又云。鄭依賈氏所奏別錄爲次。繇疏言之。書序之次。僞孔不同。皆其改鄭本也。今從鄭焉。鄭於成王征諸序。疑非其次。而不擅改之也。以此見書序之次。蓋有非其次者矣。湯誓當次前。典寶次焉。夏社疑至。臣扈又次焉。

夏師敗績。湯遂從之。遂伐三朶。俘厥寶玉。誼伯仲伯。作典寶。

音字

音

莊十一年左傳云。凡師大崩曰敗績。三股者殆猶三苗三
毫之稱也。續漢志濟陰郡定陶縣有三股亭。今山東曹州
府定陶縣也。股與股通。僞傳云。三股國名。江氏云。以其言
伐則三股自是國矣。今攷易晉上九云。維用伐邑。此非邑
亦言伐者乎。今不質言。篇亡故也。書堯典疏引鄭云。伊訓
曰。載孚在毫。又曰。征是三股。蓋鄭釋之以逸古文伊訓也。
孚。古通俘。俘者取之以爲戰勝之信也。故於文從孚焉。釋
詁云。俘取也。春秋莊公六年。齊人來歸衛俘。左傳言之曰
衛寶。言所取也。周書世俘篇云。武王俘商舊寶玉。而湯之
伐桀可明矣。楚語云。玉足以庇蔭嘉穀。使無水旱之災。則
寶之。韋注云。言用玉禮神。使風雨和也。僞傳以言此序。非

也。以其爲桀之寶玉也。湯俘之者。殆以信示後世。陳寶而昭其戒也。典寶之作。其爲周官天府之灋歟。詳顧命疏。書疏引鄭云。典寶。逸釋文云。誼。或作義。

湯歸自夏。至于大坰。仲虺作誥。

坰古螢反音
肩虺許偉反

大坰地名。史記作秦卷。今所在未詳。仲虺。荀子作中歸。史記作中鬻。定元年左傳云。仲虺居薛。以爲湯左相。孟子云。若伊尹。萊朱。則見而知之。趙注云。萊朱。亦湯賢臣也。一曰。仲虺是也。今僞古文仲虺之誥。則襲而爲之爾。書疏引鄭云。仲虺之誥。亡。

湯既黜夏命。復歸于亳。作湯誥。

黜。史記作絀。蓋古通也。書疏引鄭云。湯誥。逸。今僞古文湯

誥。非鄭所謂逸書也。史記錄湯誥之辭。今詳逸文。

伊尹作咸有一德。

書疏引鄭云。咸有一德逸。今偽古文咸有一德。非鄭所謂逸書也。禮緇衣引尹吉者。鄭注云。吉當爲告。告古文誥。字之誤也。尹告。伊尹之誥也。書序以爲咸有壹德。今亡。壹與一通。段氏云。此篇本逸。而云今亡者。蓋逸篇十六。故有此篇。至康成時亡之。如武成逸篇建武之際亡也。則馬鄭亦未嘗備見十六篇矣。書疏云。孔以咸有一德次大甲後。第四十。鄭以爲在湯誥後。第三十二。今攷史記亦在湯誥後。當成湯時。僞古文以爲當大甲時。故僞孔遂改其次爾。書堯典疏引鄭咸有一德序注云。伊陟臣扈曰。此鄭注闕文。

今無絲稽也。然以此知鄭嘗引伊陟臣扈之辭矣。

咎單作明居。咎其九反音
舅單音善

釋文云。單音善。今無以見其必為本讀也。史記集解引馬

云。咎單。湯司空也。明居。明居民之禮也。馬以王制司空度

地。居民者推之歟。書疏引鄭云。明居也。

成湯既沒。大甲元年。伊尹作伊訓。肆命。徂后。大音太

孟子云。湯崩。大丁未立。外丙二年。仲壬四年。大甲顛覆湯

之典刑。今序曰。成湯既沒。大甲元年。不其疏乎。大戴禮云。

成湯崩。二十有二世。乃有武丁即位。武丁崩。九世。乃有末

孫紂即位。此晉語所謂商之饗國三十一王也。如不以外

丙仲壬言之。則闕矣。仲與中通。史記云。湯崩。大子大丁未

立而卒。於是適立大丁之弟外丙。是爲帝外丙。帝外丙卽位二年崩。立外丙之弟中壬。是爲帝中壬。帝中壬卽位四年崩。伊尹適立大丁之子大甲。大甲成湯適長孫也。是爲帝大甲。帝大甲元年。伊尹作伊訓。作肆命。作徂后。此史遷亦不從序者也。書疏以史遷爲妄。豈孟子而亦妄哉。蔡氏云。儒者以序爲孔子作。不敢非之。反疑孟子所言。是可歎也。蘇氏云。殷道親親。兄死弟及。若湯崩。舍外丙而立大丁之子。則殷道非親親矣。是也。僞傳於此序云。湯沒而太甲立。稱元年。故於僞伊訓云。湯崩踰月。太甲卽位。於僞大甲云。湯以元年十一月崩。蓋傳以爲大甲以孫繼祖。成湯既沒。其年卽稱大甲元年也。此以僞古文而言序爾。則因序

之疏而益其誣也。然則序可不辯歟。孔子作春秋。凡書元年。皆終其先君之年。然後踰年改元者。其作易傳而無繇稽年也。則曰包羲氏沒。神農氏作。蓋不書年矣。其有若此序書年而疏者乎。僞傳太。不作大。說文云。肆。極陳也。釋詁云。徂。往也。后。君也。蓋徂后者。既往之君也。史記集解引鄭云。肆命者。陳政教所當爲也。徂后者。言湯之濶度也。書疏引鄭云。伊訓。逸。肆命。逸。徂后。亡。今僞古文伊訓。非鄭所謂逸書也。或曰。蓋三篇皆稱成湯者。故序推本之爾。然既推本之。序豈當書年若此邪。程子云。古謂歲爲年。湯崩時。外丙方二歲。仲壬方四歲。惟大甲差長。故立之也。程子之說。若襄九年左傳。晉侯謂公年爲十二年也。繇是言之。則仲

壬長于外丙矣。孟子何以先言外丙乎。非齒年之義也。孟

子趙注。以繼立紀年。與史記同。適音嫡。長丁丈。反。差初賣反。

大甲既立。不明。伊尹放諸桐。三年。復歸于亳。思庸。伊尹作大甲

三篇。

史記云。大甲既立三年。不明。此在喪三年也。今序言既立。

不言三年。亦其疏矣。繇序言之。何以見在喪三年。放之者

又三年乎。史記云。伊尹放之於桐宮。三年。伊尹攝行政。蓋

言放者。猶孟子言象不得有為於其國。故謂之放也。史記

集解引鄭云。桐地名也。有王離宮焉。釋詁云。思念也。庸常

也。孟子云。大甲顛覆湯之典刑。伊尹放之於桐。三年。大甲

悔過。自怨自艾。於桐處仁遷義。三年。以聽伊尹之訓已也。

復歸于亳。蓋以大甲之念其常也。朱子謂艾治也。說文云。艾草也。蓋斬絕自新之意。是也。史記云。伊尹迎大甲而授之政。迺作大甲訓三篇。今偽古文大甲。非史遷所謂三篇之訓也。書疏引鄭云。大甲三篇亡。史記正義引晉太康地記云。尸鄉南有亳坂。東有城。大甲所放處也。今在河南河南府偃師縣西南。偽傳云。桐湯葬地也。此以偽古文而言序爾。非也。詳偽古文。

沃丁既葬伊尹于亳。咎單遂訓伊尹事。作沃丁。

史記云。殷襄帝大甲。稱大宗。大宗崩。子沃丁立。蘇氏云。咎單訓伊尹事。猶曹參述蕭何之政也。咎單作明居。司空之職也。舜宅百揆。亦司空之事也。禹作司空。以此攷之。自堯

舜至商。蓋嘗以司空爲政也。歟。書疏引鄭云。沃丁亡。括地志云。伊尹墓。在洛州偃師縣西北八里。今河南河南府偃師縣也。

伊陟相大戊。亳有祥。桑穀共生于朝。伊陟贊于巫咸。作咸又四篇。相去聲。大音太。穀音谷。朝直遙反。

釋文引馬云。大戊。大甲子。馬據史記三代世表也。史記殷本紀。大戊爲小甲弟。大庚子。義疑。故兩存焉。共生者。俱生也。史記云。帝大戊立。伊陟爲相。亳有祥。桑穀共生於朝。一暮大拱。大戊懼。問伊陟。伊陟曰。臣聞妖不勝德。帝之政其有闕與。帝其修德。大戊從之。而祥桑枯死而去。蓋史記與序同。大傳云。湯之後。武丁之時。王道不振。桑穀俱生于朝。

七日而大拱。武丁召其相而問焉。其相曰。吾雖知之。吾不能言也。問諸祖己。曰。桑穀。野草也。野草生于朝。亡乎。武丁側身修行。思先王之政。諸侯重譯來朝者。六國。蓋大傳以言高宗之訓也。則與序不同。漢志從大傳焉。呂氏春秋。韓詩外傳。皆以言湯也。蓋傳聞又不同。說苑以言大戊者。謂大戊卜之湯廟。其殆因而言湯者乎。桑與穀皆木也。故以大拱言之。而祖己謂之野草者。通言之爾。猶周官六摯。獸亦謂之禽也。木之初生。若草然也。祥者。天以吉凶先告人也。昭十八年左傳云。鄭之未災也。里析告子產曰。將有大祥。此凶祥也。今亳有祥。亦然。異乎中庸所謂禎祥者矣。禎祥者。易傳所謂吉事有祥也。史記集解引鄭云。兩手揜之。

曰拱。鄭據孟子言拱把之桐梓也。釋文引馬云。巫。男巫也。名咸。殷之巫也。又治也。今攷楚語云。在男曰覲。在女曰巫。而周官稱男巫。女巫。故馬別焉。書疏引鄭云。巫咸。巫官。蓋與馬同。皆非也。巫咸之巫。氏也。猶伊陟之伊也。史爲書灋。當一例也。蓋巫者。先世官族之氏也。漢志注云。贊說也。孫氏云。咸爲巫官。伊陟爲說桑穀之祥。使禳除之。如孫氏言。是用巫也。史遷何以稱伊陟言妖不勝德乎。君奭何以稱巫咸。又王家乎。今篇曰咸。又所謂又者。非巫能之也。互詳君奭篇。又古通艾。史記云。伊陟贊言于巫咸。巫咸治王家有成。作咸艾。作大戊。今序無大戊。蓋遺之也。江氏云。此序當云。作咸。又四篇。大戊。如作汨。作九共九篇。桑飮之例也。

蓋古文重字不再書。於字下加二畫而已。序下文云。大戊贊于伊陟。是承此序之下也。蓋大戊字下。皆二畫重文而兩屬焉。誤作單文。遂闕大戊篇目矣。如江氏言。今無以見其必然也。經之重文。今不誤焉。而序獨誤邪。定四年左傳云。命以伯禽。今序無伯禽。是遺之也。此大戊者。安知非序遺之。而史遷備之邪。書疏引鄭云。咸又四篇亡。據與扼同。覲夷益反。

重平聲

大戊贊于伊陟。作伊陟。原命。

史記云。帝大戊贊伊陟于廟。言弗臣。伊陟讓。作原命。此史遷見逸古文原命而錄序焉。史記無伊陟。猶其無疑。至臣扈也。殆以其書亡而略之歟。史記集解引馬云。原。臣名也。

命原以禹湯之道。我所修也。此馬見逸古文原命而釋序焉。書疏引鄭云。伊陟亡。原命逸。

仲丁遷于囂。作仲丁。書五
羔反

仲與中通。史記云。大戊稱中宗。中宗崩。子帝中丁立。書史記作隄。與敖通。詩車攻。毛傳云。敖地名。今在河南開封府滎澤縣西北。水經注云。濟水又東經敖山北。詩所謂博狩于敖者也。其山上有城。即殷帝仲丁之所遷也。狩。今詩作獸。史記云中丁。書闕不具。書疏引鄭云。仲丁亡。

河壘甲居相。作河壘甲。壘丁但反
相去聲

史記云。帝中丁崩。弟外壬立。帝外壬崩。弟河壘甲立。括地志云。故殷城在相州內黃縣東南。即河壘甲所都也。今在

河南彰德府內黃縣東南。書疏引鄭云。河亶甲亡。

祖乙圮于耿。作祖乙。圮扶郢反

史記云。河亶甲崩。子帝祖乙立。帝祖乙立。殷復興。巫咸任職。史記。圮作遷。耿作邢。索隱云。邢音耿。近代本亦作耿。今河東皮氏縣有耿鄉。是也。今在山西絳州。河津縣西。釋文引馬云。圮毀也。書疏引鄭云。祖乙去相居耿。而國為水所毀。於是修德以禦之。不復徙也。錄此篇者。善其改政而不徙。祖乙亡。繇是推之。此篇既亡。鄭亦意言之爾。夫祖乙果以不徙而善之。則盤庚何以徙而善之乎。

盤庚五遷。將治亳殷。民咨胥怨。作盤庚三篇。

盤庚言先王之遷曰。于今五邦。謂古之五遷也。故繼言之。

曰。今不承于古。而序乃曰。盤庚五遷。不違經乎。蔡氏云。序者攷之不詳。謬云爾也。五邦者。五國都也。盤庚從湯居亳。不可又謂之一邦。是也。釋文引馬云。五邦。謂商邱。亳。魯。相。耿也。絲馬言之。則皆古之五遷矣。且使盤庚之遷。而次五焉。序亦不當言盤庚五遷。類於盤庚自爲五遷也。况盤庚之遷。非次五者乎。史記云。盤庚之時。殷已都河北。盤庚渡河南。復居成湯之故居。迺五遷。無定處。此非誤於序言之所類者邪。釋文引馬云。不言盤庚。詰何。非但錄其詰也。取其徙而立功。故以盤庚名篇。非也。盤庚。詰體也。左傳不稱盤庚之詰乎。錄其詰者。固取其詰之能徙而立功也。書疏引東哲云。將治亳殷。孔子壁中尙書。作將始宅殷。漢書項

羽傳云。洹水南殷虛上。今安陽西有殷。蓋東哲以爲殷在河北。與亳在河南者不同。遂妄言孔壁古文本爾。書疏史記集解引鄭云。盤庚乃謀徙居湯舊都。治於亳之殷地。商家自此徙而改號曰殷。然則鄭本作將治亳殷矣。史記云。乃遂涉河。南治亳。豈言始宅殷乎。史記云。武乙去亳。徙河北。此紂所繇滅于朝歌也。書疏云。蓋後王有自亳遷于洹水南。又遷于朝歌。此自漢書推之也。書疏引汲冢古文云。盤庚自奄遷于殷。蓋祖乙圮于耿。遷于奄。盤庚自奄遷于殷。亳與相耿。與此奄五邦者。此竹書紀年之妄也。孔氏於書疏斥其不經矣。而於左傳疏亦辯焉。謂王隱晉書束皙傳云。太康元年。汲郡民盜發魏安釐王家。得竹書漆字科。

斗文。科斗文者。周時古文也。其字頭圓尾細。似科斗蟲。故俗名焉。大凡七十五卷。紀年十二卷。周王遊行三卷。今謂穆天子傳。汲冢初得此書。表藏祕府。詔荀勖和嶠。以隸字寫之。勖等於時不能盡識其書。今復闕落。轉寫益誤。此左傳疏。據王隱晉書而辯之也。杜氏左傳後序云。汲冢書多妄。不可訓知。紀年起自夏殷周。皆三代王事。無諸國別也。惟特記晉國。皆用夏正建寅之月爲歲首。編年相次。晉國滅。獨記魏事。下至魏哀王之二十年。蓋魏國之史記也。紀年稱殷仲壬卽位。居亳。其卿士伊尹。仲壬崩。伊尹放大甲于桐。乃自立也。伊尹卽位於大甲十年。大甲潛出自桐。殺伊尹。乃立其子伊陟。伊奮。命復其父之田宅而中分之。然

則大甲雖見放。遷殺伊尹。而猶以其子爲相也。此爲大與
尙書敘說大甲事乖異。繇是推之。則孔氏斥而辯之者。非
虛也。而况後人之多竄僞也。今本紀年。自春秋後。皆用周
正。豈其皆用夏正者乎。紀年云。祖乙自耿遷于庇。南庚遷
于奄。路史据之。以摯相耿。庇奄爲五邦。則失之矣。書疏引
紀年云。盤庚自奄遷于殷。今本紀年云。盤庚自奄遷于蒙
北。曰殷。其竄僞若斯也。紀年言大甲十年者。書疏引作七
年。蓋大甲在喪三年。放之者又三年。故紀年以七年爲說
爾。其作十年者。非也。桓音

高宗夢得說。使百工營求諸野。得諸傅巖。作說命三篇。說音悅

詩臣工毛傳云。工。官也。史記云。武丁夜夢得聖人。名曰說。

以夢所見。視羣臣百吏。皆非也。於是使百工營求之野。得說於傅險中。是時說爲胥靡。築於傅險。見於武丁。武丁曰。是也。得而與之語。果聖人。舉以爲相。殷國大治。故遂以傅險姓之。號曰傅說。此史遷從序而較序尤詳者也。其采之。佗說歟。晉灼漢書音義云。胥。相也。靡。隨也。古者相隨坐。輕刑之名。是也。墨子云。昔者傅說居北海之州。圍土之上。衣褐帶索。傭築於傅巖之城。武丁得而舉之。立爲三公。此孟子所謂傅說舉於版築之間也。傅巖者。傅險也。書疏引尸子云。傅巖在北海之州。與墨子同。今不詳其地矣。水經注云。沙澗水出虞山東南。逕傅巖前。巖東北十餘里。卽左傳顛軫坂也。蓋巖在虞虢之間焉。於北海則遠矣。今在山西。

解州平陸縣東北。書疏引馬云。高宗始命爲傅氏。又引鄭云。得諸傅巖。高宗因以傅命說爲氏。蓋馬鄭與史記同說。文云。夔營求也。从旻。人在穴中。商書高宗夢得說。使百工營求。得之傅巖。巖穴也。段氏云。百工營求之營。大徐作夔者。非。許引書序而釋之。以證人在穴中。此證字形。非證字義。是也。蓋夔者。人在穴中。以營求之而舉目也。如曰百工夔求。豈先知說必在巖乎。說禮緇衣引作兌。鄭注云。兌當爲說。謂傅說作書以命高宗。是也。名之曰說命。以師道尊焉。今僞古文說命。則襲而爲之爾。書疏引鄭云。說命三篇亡。程子云。高宗思得聖賢之人。聖賢之人應其感矣。或言高宗於傅說。文王於大公。蓋素知之。恐羣臣未信。託夢卜。

以神之曰。此僞也。聖人豈僞乎。

高宗祭成湯。有飛雉升鼎耳而雊。祖己訓諸王。作高宗彤日。高宗之訓。

史記云。武丁祭成湯。明日。此所謂彤也。序言祭成湯。不言明日。無以知其爲彤矣。蔡氏云。經言典。祀無豐于昵。則爲近廟。非成湯也。辯詳本篇。飛。漢志引作蜚。書疏引鄭云。鼎三公象也。又用耳行。雉升鼎耳而鳴。象視不明。天意若云。當任三公之謀以爲政。此鄭以易鼎象及離爲雉者言之也。亦以鴻範五行傳言赤祥爲視不明者言之也。雊。則離火之赤也。而僞傳以爲耳不聽之異焉。皆從序而爲之說爾。然經言越有雊雉。不言升鼎耳也。序者言之。於經病添。

文矣。或曰。此序補史所未言者也。是信序而反議經之疏也。不已惑乎。高宗之訓。大傳以祥桑穀說之也。詳咸又序。書疏引鄭云。高宗之訓亡。

殷始咎周。周人乘黎。祖伊恐。奔告于受。作西伯戡黎。

書疏詩文王疏引鄭云。咎惡也。紂聞文王斷虞芮之訟。後又三伐皆勝。始畏而惡之。拘于羑里。乘勝也。紂得散宜生等所獻寶而釋文王。文王釋而伐黎。又云。紂帝乙之少子。名辛。帝乙愛而欲立焉。號曰受德。時人傳聲轉作紂也。史掌書知其本。故曰受。今攷詩綿云。虞芮質厥成。毛傳云。虞芮之君爭田。久而不平。相謂曰。西伯。仁人也。盍往質焉。乃相與朝周。入其竟。耕者讓畔。行者讓路。入其邑。男女異路。

班白不提挈。入其朝。士讓爲大夫。大夫讓爲卿。二國之君感而相謂曰。我等小人。不可履君子之庭。相讓所爭爲閒。田而退。天下聞而歸者四十國。此鄭之所據也。竟與境通。鄭言三伐者。蓋据大傳伐耆之前。言伐邾。伐密須。伐大夷也。耆與黎通。邾與孟通。亦作于。犬亦作畎。韓非子云。昔者文王侵孟。克葛。舉豐。三事舉而紂惡之。今鄭以咎周爲紂惡之也。江氏云。詩皇矣。言文王伐密者。則云。以按徂旅。孟子引作以遏徂莒。此因伐密須而克葛也。則亦因伐大夷而舉豐矣。蓋大傳與韓非子同。鄭訓乘爲勝者。若算術乘除之乘。以少進多而相勝也。詩文王疏。引大傳之殷傳云。西伯得四友獻寶。免于虎口而克耆。亦鄭之所據也。今大

傳或曰。西伯既戡者。紂囚之。此與殷傳不同。以大傳本亡。後人輯之。或誤也。釋文引馬云。咎周者。爲周所咎。受讓曰紂。或曰。受婦人之言。故號曰受也。馬言咎周者。非也。如其說。則序當言殷始咎于周矣。然鄭以咎周爲紂惡之。則序何以不言囚而釋之。而遽言周人乘黎乎。則鄭說亦非也。僞傳以乘黎爲咎周之繇。故云。所以見惡。此序者之本意也。史記云。祖伊聞之。而始咎周。蓋從序也。繇今攷之。序不違經乎。經曰。西伯既戡黎。明戡黎者。西伯專征之職也。周無可咎也。序言周人乘黎。而不稱之曰西伯。則遂爲咎周之辭。經豈若斯乎。夫紂無道者也。西伯戡黎。非伐無道邪。則伐紂之徵見矣。此祖伊所以恐而奔告也。蔡氏云。祖伊

所告無一言及西伯者。序言殷始咎周。未明祖伊之意。是

也。惡鳥路反

殷既錯天命。微子作誥。父師少師。錯音措

錯如論語舉錯之錯。釋文引馬云。錯廢也。以佗序例之。當云。微子誥父師少師。作微子。今乃言微子作誥。父師少師乎。於文未適也。書疏云。微子以作言誥告父師箕子。少師比干。史敘其事而作此篇。名曰微子。而不言作微子者。已言微子作誥。以可知而省文也。蓋疏曲言之爾。自帝告而至微子。皆商書之序也。

惟十有一年。武王伐殷。一月。戊午。師渡孟津。作大誓三篇。大音太

以洪範序攷之。此當為十有三年。辯詳本篇。史記言蒼兕

之誓者。則云。武王與大公作此大誓。此言其將渡也。史記

言師畢渡孟津者。則云。武王乃作大誓。告于眾庶。此言其

既渡也。然則序以大誓三篇。皆言於既渡後者。其所言未

析矣。今偽古文大誓。非馬鄭所傳之大誓也。大皆音太

武王戎車三百兩。虎賁三百人。與受戰于牧野。作牧誓。

据昭十年左傳云。百兩必千人。孟子云。武王之伐殷也。革

車三百兩。虎賁三千人。此言三百人。非也。辨詳本篇。

武王伐殷。往伐歸獸。識其政事。作武成。識音志

樂記云。武王克殷。濟河而西。馬散之華山之陽。而弗復乘。

牛散之桃林之野。而弗復服。蔡氏以此為歸獸也。史記云。

乃罷兵。西歸行狩。蓋與今本序文不同。周書世俘篇言伐

紂之後者。則云。武王狩禽。蓋謂此也。史記云。記政事。識猶
記也。或曰。周語稱周文公之頌云。載戢干戈。載囊弓矢。此
詩時邁文也。宣十二年左傳。所謂昔武王克商作頌也。詩
序云。時邁。巡守告祭柴望也。守與狩通。孟子云。巡狩者。巡
所守也。今殆言武王之行狩歟。將政事所繇記也。而武於
是乎成矣。樂記云。倒載干戈。包之以虎皮。名之曰建囊。蓋
時邁之義也。非謂武成乎。書疏引鄭云。善武道至此而成。
武成逸。又云。武成逸書。建武之際亡。蓋亡於漢光武時矣。
今僞古文武成。非鄭所謂逸書也。囊音羔

武王勝殷。殺受。立武庚。以箕子歸。作洪範。

鄭大傳注云。武庚。字祿甫。紂子也。甫與父通。史記云。封紂

子武庚祿父。以續殷祀。蓋與序同。序言以箕子歸者。猶春秋楚人滅夔。以夔子歸之例也。失之矣。辯詳本篇。史記言武王十一年伐紂。作大誓。牧誓。武成分器。後二年問箕子。以天道。蓋洪範次分器後矣。今攷經云。惟十有三祀。以此序言之。則伐紂當在其年也。此洪範次分器前。殆非失焉。

父方
武反

武王既勝殷。邦諸侯。班宗彝。作分器。分房
奮反

邦史記作封。蓋古通也。孫氏云。漢書嚴助傳。淮南王安上書。謂古者封內甸服。封外侯服。卽周語所稱邦內甸服。邦外侯服也。釋文云。班又作般。史記集解引鄭云。宗彝宗廟尊也。作分器。著王之命。及所受物。今攷釋器云。彝。古器。

也。又云。卣中尊也。周官鬯人鄭注云。卣中尊。尊者彝爲上。罍爲下。其義也。周官司尊彝云。掌六彝六尊之位。蓋六彝者。雞彝。鳥彝。斝彝。黃彝。虎彝。雝彝也。此彝與尊異者。江氏謂對文則異。散文則通也。故鄭序官注云。彝亦尊也。鬱卣曰彝。鬯。灋也。言爲尊之灋也。史記云。分殷之器物。蓋分器非惟彝尊也。定四年左傳云。分魯以夏后氏之璜。封父之繁弱。又云。分之官司彝器。杜注云。繁弱。弓名。昭十五年左右傳云。叔父唐叔。成王之母弟也。其反無分乎。密須之鼓。與其大路。文所以大蒐也。闕鞶之甲。武所以克商也。唐叔受之以處參虛。絲是推之。則分器其不一矣。昭二十八年左傳云。昔武王克商。光有天下。其兄弟之國者十有五人。姬

姓之國者四十人。此同姓諸侯也。荀子云。周公立七十一國。姬姓獨居五十三人焉。三當作五。魯語云。古者分同姓以珍玉。展親也。分異姓以遠方之職貢。使無忘服也。然異姓諸侯若師尚父者。非勝殷之將乎。豈當如昭十二年左傳所謂楚無分者乎。書疏引鄭云。分器亡。釋古雅反。雖力癸反。

西旅獻獒。大保作旅獒。獒五羔反。大音太。

釋文引馬云。獒作豪。酋豪也。書疏引鄭云。獒讀曰豪。西戎無君。名强大有政者為酋豪。國人遣其酋豪來獻。見於周。此馬鄭得見逸古文而言之也。爾雅釋畜云。門四尺為獒。馬鄭豈不知之乎。蓋以旅獒則異於釋畜者焉。說文云。獒犬知人心可使者。春秋傳曰。公啖夫獒。其不引尚書而引

宣二年春秋傳也。以旅獒非言犬故也。呂氏春秋云。氏羌呼唐離水之西。獒人野人篇。笮之川。舟人送龍突人之鄉。多無君。後漢書西羌傳云。不立君臣。無相長一彊。則分種爲酋豪。此漢書趙充國傳所以稱先零豪也。或曰。詩采芣序云。西有昆夷之患。蓋患犬夷也。大傳云。文王伐犬夷。注云。犬夷。昆夷也。昆與混通。詩絲云。混夷駢矣。故豪假借爲獒焉。書疏引鄭云。旅獒逸。僞古文云。西旅底貢厥獒。大保乃作旅獒。用訓于王。蓋以釋畜言之。非鄭所謂逸書也。書序云。巢伯來朝。芮伯作旅巢命。今不言命者。酋豪未有爵也。曲禮云。其在東夷。北狄。西戎。南蠻。雖大曰子。子者爵也。旅獒不可爲西旅之獒者。以旅巢命相次而知也。釋詁云。

旅陳也。今謂陳告其豪也。蓋與西旅之旅不同。書疏云。西方之戎。有國名旅者。今据鄭言西戎。又言國人。則鄭以旅爲國名矣。鄭言獻見其豪者。豈武王西征而西旅自獻其豪歟。殆猶獻俘之獻也。詩魯頌云。在泮獻囚。謂獻俘也。而自獻者可推矣。周書世俘篇云。咸劉商王紂。又云。武王遂征四方。凡愍國九十有九國。蓋伐紂後有西征也。世俘者大俘也。蘇后反音叟氏音低契音詞笄音昨長丁丈反種上聲零音憐駝他外反

巢伯來朝。芮伯作旅。巢命。禮王制疏。周官象胥疏。引鄭云。巢伯殷之諸侯伯爵也。南方之國。世一見者。開武王克商。慕義而來朝。今攷周官大行人云。九州之外。謂之蕃國。世一見。此鄭之所据也。曲禮

云其在東夷北狄西戎南蠻雖大曰子今稱伯者鄭王制注云殷爵三等公侯伯也然五等之爵殷制何必不然若微子則稱子矣蓋自堯典已言輯五瑞也魯語云桀奔南巢韋注云南巢揚州地巢伯之國也今安徽廬州府巢縣也然則巢非九州之外矣或曰如鄭說則南巢將在海外歟詳湯誓疏詩桑柔疏引鄭云芮伯周同姓國在畿內是也漢志左馮翊臨晉縣芮鄉故芮國今陝西同州府朝邑縣南書疏引世本云芮姬姓亦鄭之所據也旅巢命者陳告巢伯之命也書疏引鄭云旅巢命亡

武王有疾周公作金縢

釋文云馬本作有疾不豫馬本是也金縢之篇周公所作

者冊祝也。其事之始末著於篇。則史所作焉。今序曰。周公作金縢。不其疏乎。

武王崩。三監及淮夷叛。周公相成王。將黜殷命。作大誥。監平

史記云。武王崩。太子誦代立。是爲成王。成王少。周初定天下。周公恐諸侯畔。周公乃攝行政當國。管叔蔡叔羣弟疑周公。與武庚作亂畔周。周公奉成王命。伐誅武庚。管叔放。蔡叔。以微子開代殷後。國於宋。又云。初。管蔡畔周。周公討之。三年而畢定。故初作大誥。次作微子之命。蓋從序也。叛與畔通。書疏。詩東山疏。引鄭云。三監。管叔蔡叔霍叔。三人爲武庚監于殷國者也。前流言于國。公將不利于成王。周公還攝政。懼誅。因遂其惡。導淮夷與之俱叛。此以居攝二

年之時。繫之武王崩者。其惡之初。自崩始也。誅之者。周公意也。而言相成王者。自迎周公而來。蔽已解矣。黜貶退也。蓋鄭之釋序者。非也。鄭以爲武王崩。既免喪。而周公欲居攝。三監流言。周公避居。二年。成王感悟。迎周公還。於是乎居攝而誅叛。則去武王崩者。四年矣。而序猶繫之武王崩乎。此非序之本意也。詳金縢疏。鄭言三監是矣。鄭據周書作雒篇及大傳之義也。然以言此序。則非也。序言三監與漢志同。詳康誥疏。僞傳云。三監管蔡商。此序之本意也。書疏云。序上下相顧爲文。下云。成王既黜殷命。殺武庚。又言成王既伐管叔蔡叔。知卽此三監也。又疏云。獨言黜殷命者。定四年左傳云。管蔡啓商。基闢王室。則此叛武庚爲主。

焉。且顧微子之序。故特言黜殷命也。絲疏言之。序有命字。

或作將黜殷者。脫文爾。基音忌。圓去聲。

成王既黜殷命。殺武庚。命微子啓代殷後。作微子之命。

詩有客疏引鄭云。黜殷命。謂殺武庚也。微采地名。微子啓

紂同母庶兄也。武王投之于宋。因命之。封爲宋公。代殷後。

承湯祀。鄭言投宋者。蓋從樂記而失之也。詳微子篇。夫微

子之命者。繫以殷爵。不稱宋公。周史其體微子之心。以名

篇者乎。顧氏炎武云。微子於周受國。以存先王之祀。不受

爵。以示不爲臣之節。是也。今僞古文微子之命。則襲而爲

之爾。書疏引鄭云。微子之命。亡。僞傳云。啓知紂必亡而奔

周。命爲上公。爲湯後。傳言奔周者。蓋從史記而失之也。其

言奔周則命爲上公。是命於武王克殷時矣。此傳與序違也。史記宋世家稱微子開。以漢景帝諱啓也。今傳不諱之。亦以此知傳之爲僞孔焉。

唐叔得禾。異畝同穎。獻諸天子。王命唐叔歸周公于東。作歸禾。
穎余
頃反

昭十五年左傳云。唐叔成王之母弟也。昭元年左傳云。當武王邑姜方震大叔。夢帝謂己。余命而子曰白虞。將與之唐及生。有文在其手。曰虞。遂以命之。及成王滅唐而封大叔焉。說文云。禾。嘉穀也。二月始生。八月而孰。得時之中。故謂之禾。孰與熟通。史記魯世家。畝作母。或曰母。古通拇。釋訓云。履帝武敏。武。迹也。敏。拇也。注云。拇迹大指處。說文云。穎。

禾末也。蓋禾本如拇然。今謂其本則異。其末則同也。或曰。母猶本也。老子云。萬物之母。禾異母者。禾異本也。今攷大傳言嘉禾云。有三苗貫桑葉而生。同爲一穗。其大盈車。長幾充箱。絲是言之。畝不破字焉。可也。言同穎者。而稱異畝。則知其長大矣。史記集解引鄭云。二苗同爲一穗。鄭不言三苗也。史記周本紀云。成王以歸周公于兵所。魯世家云。以餽周公於東土。歸古通餽。東土者。言東征之兵所也。蓋遷說與序同。書疏引鄭云。歸禾亡。

大叔之大音太德音遂

周公既得命禾。旅天子之命。作嘉禾。

書疏引鄭云。受王歸己禾之命。與其禾。釋詁云。旅陳也。史記周本紀。旅作魯。說文云。旅古文旅。古文以爲魯衛之魯。

蓋古通也。大傳言嘉禾云。成王之時。有三苗貫桑葉而生。同爲一穗。其大盈車。長幾充箱。民得而上諸成王。王召周公而問之。公曰。天下其和爲一乎。果有越裳氏重譯而來。韓詩外傳言嘉禾者。蓋與大傳同。外傳云。譯曰。吾受命國之黃髮。曰。久矣。天之不迅風疾雨也。海之不波溢也。三年於茲矣。意者中國殆有聖人。盍往朝之。於是來也。互詳君夷海隅疏。書疏引鄭云。嘉禾亡。大誥序云。周公相成王。將黜殷命。歸禾序云。王命唐叔。獻周公于東。嘉禾序云。周公既得命禾。旅天子之命。繇是言之。鄭於大誥言周公稱王者。其不與序違邪。上上聲重平聲譯音釋

成王既伐管叔蔡叔。以殷餘民邦康叔。作康誥。酒誥。梓材。

詩邶鄘衛譜疏引鄭云。言伐管蔡者。爲因其國也。此鄭以爲康叔因管蔡之國。若王制所謂因國也。此序之本意也。又鄭云。不言霍叔者。蓋赦之也。此鄭以霍叔列三監中。非序之本意也。今攷於經。則序誤矣。武王之弟。曰康叔。胡氏云。康叔成王叔父也。經不應曰朕其弟。成王康叔兒子也。經不應曰乃寡兄。其曰兄曰弟者。武王命康叔之辭也。蔡傳從之。而辯序誤焉。故蔡云。康誥篇首錯簡。序因誤爲成王之書。是也。詩邶鄘衛譜疏引王云。康國名。在千里之畿內。旣滅管蔡。更封爲衛侯。非也。辯詳本篇。書疏云。古字。邦封同。此邦康叔。若分器序邦諸侯也。揚雄漢言云。昔之說書者。序以百。而酒誥之篇。俄空焉。今亡夫。此言酒誥無序。

也。然序者蓋三篇而序同。非無序也。以皆封康叔而告之也。惟序者不察乎武王告之爾。自武王而言。此非當次於分器後哉。爲因之爲去聲。俄我平聲。

成王在豐。欲宅洛邑。使召公先相宅。作召誥。相去聲。

此序所言。經皆言之矣。以此見書不待序而明也。詩王譜疏引鄭云。欲擇土中建王國。使召公在前視所居者。王與周公將自後往也。夫鄭於召誥言王自後往者。經豈有文乎。辯詳本篇。伏生今文。無序也。而大傳言召誥者。蓋與此序同。其文之適合歟。其歐陽生輩之見此序而雜之歟。

召公既相宅。周公往營成周。使來告人。作洛誥。使去聲。

洛誥之篇。豈獨言使來告人而已乎。若恣殷。若命禮于文武。

若王烝祭歲。若告周公其後。今皆不及焉。是序無以悉一篇之義也。宣十六年公羊傳疏引鄭云。居攝七年。天下太平。而此邑成。乃名曰成周。鄭言居攝七年者。自武王既喪三年。周公避居二年。及迎還。則居攝元年也。蓋與史記自武王崩而言行政七年者不同。鄭失之矣。

成周既成。遷殷頑民。周公以王命誥作多士。

詩王風譜疏引鄭云。此皆士也。周謂之頑民。民無知之稱。江氏云。頑民不服於周。繇不忘故主也。自商言之。固不失爲義士矣。桓二年左傳云。武王克商。遷九鼎于雒邑。義士猶或非之。義士謂頑民也。此江氏之申鄭而申序者也。非也。史記言武王伐紂。伯夷。叔齊。叩馬而諫。大公曰。此義人

也。扶而去之。及武王克商。伯夷叔齊恥食周粟而餓死。孔子稱焉。烏有義士而謂之頑民者乎。史記云。成王既遷殷遺民。亦不從序言頑民也。孫氏云。頑民衆民也。臯陶謨云。庶頑讒說。史記說爲諸衆讒嬖。是諸訓庶衆訓頑也。鄭語云。非親卽頑。謂非親戚卽衆人也。頑以元爲聲。元元者衆民也。此孫氏申序而爲之說爾。夫史記多以訓代經矣。豈無約變其文者乎。且安知臯陶謨於此必無今古文之異乎。蓋諸衆考皆庶之義。而衆非訓頑也。猶嬖非訓說也。讒說者讒言也。孫氏謂說者嬖之。若周語稱厲王說榮夷公也。蓋釋說如兌說之說也。則迂矣。如謂以訓代經。當一例也。彼鄭語下文。言好讒慝。近頑童者。豈謂其衆乎。是申序

而無可申也。且周遷殷民。在作雒之先。則未有成周矣。今序者曰。成周既成。蔡氏所以謂序者。攷之不詳也。辯詳本篇。或曰。稱殷獻民。何也。今攷周書作雒篇。言三監之畔者。則云。俘殷獻民。遷于九畢。遂云。乃作大邑成周于土中。蓋作雒之先。殷民已遷也。其以從畔之民。謂之獻民。不亦失乎。王氏鳴盛。以此獻民爲義士之徵。非也。夫武王克商。若伯夷。叔齊之餓死。若箕子之不臣周者。義士也。今旣臣周。而又畔之。不可謂之義士也。亦不可謂之獻民也。然序謂之頑民。則非周所宜言也。經曰。商王土。又曰。多士。何其善稱之邪。此以見經之善。而序之未善也。誥史記作告。蓋誥者。告也。兌說之說音悅

周公作無逸。

無逸之篇。稱周公曰者凡七。蓋史敘其辭。而非周公作之也。

召公爲保。周公爲師。相成王爲左右。召公不說。周公作君奭。

序言召公不說者。非也。辯詳本篇。史記集解引馬云。召公以周公既攝政。致太平。功配文武。不宜復列在臣位。故不說。以爲周公苟貪寵也。此從序而爲之說爾。釋文引馬云。師氏保氏。皆大夫官。書疏引鄭云。師氏保氏。大夫之職。聖賢兼此官。蓋馬鄭據周禮之周官。無師保而有師氏保氏焉。遂以言此序也。非也。周官保氏疏引鄭志云。趙商問曰。案成王周官。立大師。大傅。大保。茲惟三公。則三公自名師。

保何也。答曰。周公左。召公右。兼師保。初時然矣。鄭志引周官者。書亡篇之逸文也。絲鄭言之。則成王初時。異乎制周禮時也。豈其然邪。經云。公曰。保奭。是保非保氏也。則師非師氏矣。顧命云。大保奭。此非成王初時也。詩常武云。王命卿士。又云。大師皇父。鄭箋云。大師者。公兼官也。蓋宣王時且然也。禮文王世子云。入則有保。出則有師。師也者。教之以事而喻諸德者也。保也者。慎其身以輔翼之而歸諸道者也。記曰。虞夏商周有師保。有疑丞。設四輔及三公。不必備。唯其人。語使能也。然則周禮之周官無師保者。以不必備故也。唯與惟通。賈子云。昔者成王幼。召公爲大保。周公爲大傅。大公爲大師。蓋三公也。周公絲大傅而爲大師也。

大師大傅大保
大公之大音太

成王東伐淮夷。遂踐奄。作成王征。踐以

征。今本作政。釋文云。政。馬本作征。馬云。正也。繇馬言之。此

孟子所謂征之爲言正也。書疏詩破斧疏引鄭云。此伐淮

夷與踐奄。是攝政三年伐管蔡時事。其編篇於此。未聞踐

讀曰翦。翦滅也。凡此伐諸叛國。皆周公謀之。成王臨事乃

往。事畢則歸。繇今攷之。鄭疑序非其次者。是也。蓋据大傳

言三年踐奄也。鄭釋踐者。則破字焉。禮玉藻云。凡有血氣

之類。弗身踐也。注云。踐當爲翦。翦猶殺也。此不言殺者。遷

其君故也。成二年左傳云。齊侯曰。余姑翦滅此而後朝食。

此鄭說所繇也。史記踐作殘。蓋文之譌爾。王者之兵無殘

也。其不曰滅奄而必曰踐奄者。何也。則踐非破字也。踐奄者。成王履其地而滅之也。說文云。踐。履也。蓋物有履而滅之者焉。呂氏春秋云。成王立。殷民反。王命周公踐伐之。注云。踐。往也。蓋往則履之矣。然不有王踐伐之者乎。夫管蔡商奄。所謂四國也。多方云。王來自奄。多士云。昔朕來自奄。以此知成王於四國獨至奄也。是履其地而滅之也。鄭言伐諸叛國。成王皆往。非也。金縢云。周公居東二年。居東者。東征也。其二年之秋。則曰。王出郊。王出郊者。以迎周公而往東也。故三年遂踐奄矣。微子之命序云。成王既黜殷命。殺武庚。康誥序云。成王既伐管叔蔡叔。皆尊王命以爲言。非成王皆往也。今日遂踐奄者。則成王往東而遂踐奄也。

多方序云。成王歸自奄。明成王惟踐奄而歸也。其他皆無以歸言也。此其所以爲成王征也。自此而下。有將蒲姑。有多方。皆當次於大誥後矣。書疏引鄭云。成王政亡。或曰。征伐者國之大政也。故曰成王政焉。

成王既踐奄。將遷其君于蒲姑。周公告召公。作將蒲姑。

蒲史記作薄。釋文引馬本。與史記同。史記集解引馬云。薄姑齊地。詩破斧疏引鄭云。奄既滅矣。其君佞人不可復。故欲徙之于齊地。使服于大國。繇今攷之。昭二十年左傳齊晏子云。昔爽鳩氏始居此地。又云。蒲姑氏因之。而後大公因之。則蒲姑齊地也。今在山東青州府博興縣東南。大傳云。奄君蒲姑謂祿父曰。武王已死矣。今王尚幼矣。周公見

疑矣。此百世之時也。請舉事。蓋奄君之伎也。其言奄君蒲姑者。非也。或曰。史記云。遷其君蒲姑。蓋與大傳同。則蒲姑奄君名也。故左傳云。蒲姑氏。此序于衍文也。今據篇名曰將蒲姑。蓋自奄而將蒲姑也。將行也。將行遷之。則將行其地也。左傳云。蒲姑商奄。吾東土也。則蒲姑地名也。非君名也。古有以字爲氏者矣。無以名爲氏者也。蓋奄君因其地而稱蒲姑氏焉。于非衍文也。將行。詩既醉毛傳義也。書疏引鄭云。將蒲姑亡。

成王歸自奄。在宗周。誥庶邦。作多方。

以經之事攷之。多方宜先也。多士宜後也。蓋多方當次於大誥後矣。此非其次也。辯詳本篇。

成王既黜殷命。滅淮夷。還歸在豐。作周官。還音旋。

史記黜作紂。滅作襲。而義與序同。然史記次周官者。則於成王卽政後。而次之也。是其時周公攝政七年。反政成王也。失之矣。豈黜殷亦在成王卽政後乎。僞傳云。黜殷在周公東征時。滅淮夷在成王卽政後。事相因。故連言之。非也。序連言之者。以其事之同時爾。詳多方篇。周禮之周官保氏疏引鄭志云。趙商問成王周官立大師。大傳大保。茲惟三公。又云。成王周官。是攝政三年事。此其言殆聞之自鄭歟。蓋得諸成王周官亡篇之逸文也。大傳云。攝政三年踐奄。此成王征序。所謂東伐淮夷。遂踐奄也。非其事之同時者邪。書疏云。孔以周官次立政後。第八十八。鄭以爲在立

政前第八十六。又引鄭云。周官亡。

周公作立政。

立政之篇。稱周公曰者一。稱周公若曰者再。蓋史敘其辭。而非周公作之也。

成王既伐東夷。肅慎來賀。王俾榮伯作賄肅慎之命。

以費誓攷之。淮夷徐戎皆東夷也。皆王命伐之也。肅慎。史記作息慎。釋文引馬本同。史記集解引鄭云。息慎或謂之肅慎。是也。大戴禮云。海之外。肅慎。言虞舜時之來服也。則其國古矣。昭九年左傳云。肅慎燕亳。吾北土也。周書王會篇云。北方稷慎。蓋肅慎也。國在東北。古以北方統稱焉。今盛京東北。吉林。黑龍江地也。來賀者。賁東伐而武功成。

也。魯語云。武王克商。通道于九夷百蠻。使各以其方賄來貢。使無忘職業。于是肅慎氏貢楛矢石砮。其長尺有咫。先王欲昭其令德之致遠也。以示後人。使永監焉。故銘其楛曰。肅慎氏之貢矢。以分大姬。配虞胡公而封諸陳。古者分同姓以珍玉。展親也。分異姓以遠方之職貢。使無忘服也。故分陳以肅慎氏之貢。繇是言之。肅慎氏其慕德之勤者乎。於武王來貢。於成王來賀。書而美之。其足風四海也大矣哉。或曰。魯語注云。方賄所居之方貨賄也。今肅慎來賀。則有方賄矣。王以賜榮伯而命之。是爲賄肅慎之命也。釋詁云。畀。賜也。史記云。王賜榮伯。此從序也。蓋傳當作畀矣。釋文云。俾。馬本作辨。儀禮士虞記注云。古文。班。或爲辨。周

官大宰注云。頒讀爲班。布之班。蓋辨古班字。則班亦賜也。是不然矣。史記集解引馬云。榮伯周同姓。畿內諸侯爲卿大夫也。馬據晉語稱周召畢榮者。明乎其同姓也。蓋與魯語言分異。姓者不同。且如或說。其篇當曰肅慎賄之命矣。奚曰賄肅慎之命乎。或曰。釋詁云。俾使也。聘禮云。賄用束紡。聘禮記云。重賄反幣。蓋昭五年左傳所謂贈賄也。此肅慎來賀。殆於其歸也。而贈賄焉。故王使榮伯作是命。歟。書疏引鄭云。賄肅慎之命。亡。

反恆
周公在豐。將沒。欲葬成周。公薨。成王葬于畢。告周公。作亳姑。呼

大傳云。周公攝政七年。致政成王。又云。周公致政。三年之

後。周公老于豐。蓋周公致政。留後于洛。三年之後。遂老于豐也。故鎬京。京師也。洛師。京師也。豐者。文王之廟在焉。皆京師也。猶詩公劉稱京師之野也。漢書杜欽傳云。周公雖老。猶在京師。明不離成王。示不忘王室也。說文云。魯公侯卒也。周公將沒。欲葬成周者。亦示不忘王室也。其不敢葬。舉可知也。畢者。文王之墓在焉。成王葬周公于畢。示天下周公之孝也。詳大誓金縢疏。黃氏度云。周公從葬。猶後世陪葬山陵也。書疏引鄭云。亳姑亡。僞傳云。周公徙奄君於亳姑。因告柩以葬畢之義。并及奄君已定。亳姑言所遷之功成。此傳亦意言之爾。夫將蒲姑序。蒲亦作薄。亳與薄通。然序同一篇。豈當自爲異文邪。如亳姑而并及者。豈當主

之以名篇邪。且將遷奄君。蓋謀於周公攝政三年踐奄後矣。今至周公既沒。則七八年之久也。彼亡國之君。豈當久而定之邪。

周公既沒。命君陳分正東郊成周。作君陳。

禮坊記有引君陳者焉。禮緇衣亦引之也。坊記鄭注云。君陳蓋周公子伯禽弟也。今無以見其必然也。繇鄭言之。周公既沒。三年喪畢。然後君陳可正成周。則成周無正。不已久乎。且序何以不言喪畢乎。王都之官。當喪畢而就之也。蓋異於諸侯自君其國者矣。書疏引鄭云。君陳亡。則鄭亦未見其書而言之也。今僞古文君陳。則襲而爲之爾。禮王制郊特牲疏。周官載師疏。引鄭云。天子之國。五十里爲近。

郊。今河南洛陽相去則然。東郊周之近郊也。半遠郊是也。杜子春載師注云。五十里爲近郊。百里爲遠郊。蓋與司馬遷同。此鄭說所繇也。漢志。河南郡河南縣。蓋王城也。漢志。河南郡雒陽縣。蓋成周也。成周在王城之東也。雒與洛通。詳洛誥疏。詩雨無正箋云。正長也。今言成周之正者。蓋王官之長也。以禮坊記緇衣所引君陳者推之。殆君陳奉王命爲成周之正。而告庶邦之臣也。今詳逸文。坊音防長丁丈反

成王將崩。命召公畢公。率諸侯相康王。作顧命。相去聲

顧命之篇。大訓其大要也。而序不及焉。是序無以悉一篇之義也。

康王既尸天子。遂誥諸侯。作康王之誥。

釋詁云。尸。主也。伏生今文。康王之誥。合於顧命。共爲一篇。蓋史連其文。故也。夫史連其文。安得其序分之乎。史記云。作康誥。蓋從序而省文也。

康王命作冊畢。分居里成周郊。作畢命。

史記。畢。作畢公。蓋其本文也。今本脫文爾。漢志引畢命。豐刑者。蓋與此序相應焉。豐刑者。畢命策中之大要也。故畢命曰。王命作策。豐刑。冊與策通。漢志所引文。殆孔氏壁本之殘。而不能成篇者也。猶伏生壁本有九共。帝告之殘也。或曰。書亡篇之逸文。見於他說者也。今詳逸文。釋詁云。刑。瀆也。蓋孟子言文王制其田里矣。此分居里於成周之郊。殆以文王作豐爲瀆歟。亦多士言邑居之義也。書疏引鄭

云。今其逸篇。有冊命霍侯之事。不同與此序相應。非也。又鄭云。畢命亡。段氏云。亡。疑當作逸。惠氏云。逸書二十四篇。有罔命。罔當爲畢之誤也。蓋以擊古罔字也。此皆欲明鄭所謂今其逸篇者焉。而於義則有遺矣。史記云。穆王閱文武之道。缺。乃命伯羿申誡大僕國之政。作羿命。此史遷據逸書言之。故較其本序尤詳也。說文云。周書曰。伯羿。蓋卽伯罔也。則罔命在逸書矣。豈其誤乎。蓋鄭之時。有所傳畢命逸篇。鄭謂今其逸篇。有冊命霍侯之事。則不同乎與此序相應者。故斥其非也。言非畢命逸篇也。其與此序相應者。若漢志所引畢命亡篇之逸文。明乎其是也。今僞古文畢命。則襲而爲之爾。

穆王命君牙爲周大司徒作君牙。

此周書也。今序乃別而稱之曰周。蔡氏謂序之無義是也。下篇亦然。今僞古文君牙則襲而爲之爾。書疏引鄭云。君牙亡。或曰。君陳。君牙皆稱之曰君。猶君奭之例也。是大臣相告者也。今攷君奭云。我冲子。又數稱之曰我。皆我君也。蓋大臣相告者宜然也。君陳之逸文云。爾有嘉謀嘉猷。入告爾君于內。其稱之曰爾君。豈大臣相告者乎。繇是推之。君牙之稱亦無以見其必猶君奭也。

穆王命伯冏爲周大僕正作冏命。

冏九永反
大音太

冏。史記作弊。說文同。周官云。大僕下大夫二人。注云。僕侍御於君之名。大僕其長也。是也。蓋稱曰大僕。其爲長可知。

矣。今序又稱正焉。如曰。正長也。其於大僕。若綴旒然。論語云。政者正也。則正者所以爲政也。今言爲大僕政也。史記云。乃命伯羿申誠大僕國之政。是也。僞古文囙命云。今予命汝作大正。蓋以爲大僕長也。非序之本意也。書疏引鄭云。囙命逸。長丁丈反大正之大如字蔡叔既沒。王命蔡仲踐諸侯位。作蔡仲之命。

王謂成王。蔡仲者。蔡叔之子也。叔雖有罪。仲仍封蔡者。明不絕叔於蔡也。親親之道也。蔡國。今河南汝寧府。上蔡縣也。書疏云。孔以蔡仲之命次君奭後。第八十三。鄭以爲在費誓前。第九十六。辯詳費誓篇。今僞古文蔡仲之命。則襲而爲之爾。書疏引鄭云。蔡仲之命亡。

魯侯伯禽宅曲阜。徐夷並興。東郊不開。作費誓。

論語稱伯禽曰魯公。不名也。論語非史也。今序曰伯禽。序者以爲史。濇然也。經言淮夷徐戎。今序曰徐夷。不嫌於徐之夷乎。此於文未適也。書疏云。孔以費誓次文侯之命後。第九十九。鄭以爲在呂刑前。第九十七。辯詳本篇。

呂命穆王訓夏贖刑。作呂刑。

呂者。呂侯。卽甫侯也。經曰。惟呂命。此漢志所謂王命甫侯作刑也。序者以爲呂命穆王。失之矣。史記云。甫侯言於王。作修刑辟。蓋從序也。禮緇衣注云。傳說作書以命高宗。蓋言說命也。段氏以言此序。孫氏據之。而讀經曰。惟呂命王。皆失之矣。夫高宗之於說也。非學記所謂當其爲師則弗

臣者乎。言說命者自師道言。不自臣道言也。今穆王之於呂也。雖咨度之。亦臣道也。非師道也。何繇言呂命穆王乎。且說命稱名。今呂命不稱名。非立文之體也。如讀經曰。惟呂命王。則下言率國百年者。孰享之乎。江氏云。呂侯受命於穆王。此於序病添文也。僞傳云。呂侯見命爲天子司寇。蓋讀序從呂命絕句焉。然經之始端曰。惟呂命。以起下文也。今讀序曰。呂命。非以起下文也。於文未適也。或曰。呂命者。命由呂出也。然序稱穆王之訓矣。則豈呂執國命邪。夏中夏也。訓夏者。經所謂以詰四方也。僞傳云。訓夏禹贖刑之禮。非也。經固不言此贖爲禹刑也。蔡氏謂夏承虞治。不聞變禮。周官亦無五刑之贖。其非古制。明甚。是也。大傳云。

夏后不殺不刑。死罪罰一千餼。非也。皋陶謨云。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禹固以皋陶之言爲可行者也。其何不刑之有。餼義詳本篇疏。

平王錫晉文侯拒鬯圭贄。作文侯之命。

以書疏言鄭本者攷之。則文侯之命與秦誓相次也。辯詳秦誓篇。

秦穆公伐鄭。晉襄公帥師敗諸峭。還歸。作秦誓。帥音率。峭音殺。還音旋。

呂氏云。秦因杞子之聞。潛師襲鄭。書灋宜曰襲。不宜曰伐。是也。此序之失也。峭左傳作殺。史記言封殺尸後而作誓。蓋不從序也。然序言敗還而作者。則叶於經矣。此序之得也。辯詳本篇。自大誓而至秦誓。皆周書之序也。

尚書集注述疏卷末上終

門弟子校業於讀書堂